

厉以宁先生的商洛情

刘焕性

2023年仲春，厉以宁老师和父亲相继过世。不到二十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离开了。他们的离去，事前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这么快离开。在内心深处，我坚信厉老师无论如何能活过95岁，父亲虽然近些年身体有些恙，但活过80岁肯定没有问题。因此，他们的过世对我的冲击和打击特别大。很长时间，我都无法从悲痛中走出，同学同事、亲戚朋友一跟我提起他们，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心中大恸，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悲伤之余，我不得不再回想2012年8月他们两人的一次见面。

那年8月5日，厉以宁老师带着包括我在内的4名北大学生深入商洛调研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6日下午，他为商洛市的干部群众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的专题报告。两个小时的报告会，厉以宁老师始终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台上，从商洛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历史文化开始，引用以往调研实践中的案例和各种数据展开分析，与此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和宏观比较研究被他讲得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现场气氛热烈，掌声连连。会后，在听众的蜂拥送行中，厉以宁老师又回答了大家提出的几个问题。他以深厚的经济学造诣和幽默风趣的言语，将原本深奥枯燥的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经济活动相联系，再次赢得了大家的欢呼与掌声。

回到入住的宾馆，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笑容满面地站在大厅门口，那时的父

亲显得很年轻，穿着崭新的白衬衫、黑裤子、凉鞋鞋，高大帅气。我赶紧跑过去拉着父亲的手，高兴地走到厉老师和何玉春老师身边，向他们介绍了父亲。厉老师和何老师热情友好地向父亲打了招呼，当时父亲有点拘谨。后来父亲告诉我，没想到能这么近距离地见到厉以宁老师，人家是大教授、大学问家，自己担心说错话或说了外行话，因此有点压力。回到房间，我问父亲是怎么来的，才知道是当时的市政协主席王甲训先生在昨晚了解到我此次陪同厉以宁老师调研，因为时间紧张没打算回家也没提前告诉父母时，他才安排人通知父母过来。由于母亲放心不下家里养的两头猪和一群鸡，所以下午就只有父亲赶了过来。

晚上吃饭时，父亲坐在厉老师旁边，厉老师详细地向父亲询问了所在村子的情况，粮食生产的情况和村民外出打工情况等。得知父亲是20世纪60年代的高中时，厉老师说，那个年代能读到高中很不容易，在乡村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只是后面恢复高考以后为什么不继续了呢？父亲回答说，当时家里很困难，还有老人和三个孩子需要照顾，就去矿山当了矿工，如果当年参加高考去上学，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就没有着落了。厉老师和何老师安慰父亲说，他的付出和努力是有回报的，孩子们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也算完成了他的心愿。父亲欣慰地点了点头。

送厉老师回到房间休息后，我陪父亲到楼下散步，在大厅的茶座拍了几张

合影，给母亲打了问候电话。伴随着茶座轻柔悦耳的钢琴曲，父亲跟我说，厉老师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你能跟着他读书，那是咱们家的福分，也是你的幸运，你要珍惜跟厉老师读书学习的难得机会，好好读他让你读的书，思考他让你研究的问题，努力学到一些真知识、真本领，厉老师80多岁了，要有机会就尽可能照顾好他的身体。

第二天早上，因我要陪厉老师去柞水县调研，父亲便回家了。我把父亲送到饭店门口，看着他远去的高大背影，我不禁想起了儿时父亲对我的种种溺爱。从矿山的深井下班一回来，父亲就不顾劳累把我扛在肩上，陪我玩老鹰抓小鸡、射箭、滚铁环、荡秋千、打水漂等各种游戏，一幕幕场景恍如昨日。我心里默默地想，以后一定要抓紧机会，多陪伴父母，使他们有更多的幸福与欢笑。

后来，每当节假日回家探亲，父亲都要问起厉老师的情况。我也就把陪同厉老师考察调研的情况说给他听，把厉老师的一些观点介绍给他。父亲对厉老师关于土地确权、集体林权改革、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加强职业教育的观点很是赞同，并能用周边村子的一些发展状况进行佐证。2015年开始，我相继写了一批关于厉以宁老师在政协的文章，每篇文章发表后，我都会在回家时带给他看。父亲总是从头到尾很仔细地读过，并就其中的一些提法和观点谈自己的感受。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靠床边的抽屉里整整齐齐地存放

着载有我文章的报纸杂志，很多文章上都有父亲多次细读过的痕迹。那一刻，我禁不住再一次泪奔，没有了父亲的痛彻心扉。

2019年春节前，父母从威海大姐姐家来到北京。我带着父母走访参观了他们前几次来北京时的熟悉地方：从天安门到故宫，从天坛公园到永定门公园，从皇城根小学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从政协礼堂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我跟父亲说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厉老师、何老师，父亲说春节时候去看望他们的人肯定很多，就不要去打搅人家了。父母回陕西老家半个月后，我在去看望厉老师、何老师时提到了这件事，他们说怎么不邀请你父母来见见啊，要是你早点告知，无论如何都是要请他们来家里一趟的。

没想到4年之后，厉老师和父亲相继离开。虽然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告别，但我对厉老师和父亲的记忆若在眼前，对他们的敬爱、缅怀、追念和牵挂刻骨铭心、魂牵梦绕。也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代又一代传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只有风雨梨花寒食过，才能懂得亲情的弥足珍贵和岁月的沧桑。北宋苏轼在《临江仙·送钱穆父》中讲：“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只有在面临长辈和父辈远去不再归的深切悲痛时刻，才能从骨子里深深感受到自己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从而希望尽可能记录下长辈和父辈的足迹与往事，为后人的血脉、精神和文化传承留下珍贵的记载与记忆。

访塔东坪

贾建霞

3月初的一天，因公事要去庾岭镇。庾岭镇是丹凤县一个有名的红色小镇，全镇群山遍布，莽岭穿镇而过，村落便如画般点缀在崇山峻岭之间，植被丰茂，山峰突兀，是丹凤县唯一一个地处黄河流域的镇。

我们沿着便道，直接去了鲁迅文学奖得主——陈仓老家所在的村子塔东坪。初春的塔东坪，乍暖还寒，东风在四合院式的村活动广场上吹得人皮肤干巴巴。我们缩头弓腰，来到办公室。村支书和一个年轻人陪着我们查看档案，汇报工作开展情况。

处理完公事，我们在村支书的带领下，朝着向往已久的陈仓老家而去。三四分钟的车程之后，摩托车停在一条笔直的村路上，村支书朝村子里指着说，这里进去，就是陈仓老家。我们迫不及待，想一探究竟，二三百米的进村路，没觉得几步就走到了。第二排的第二户，一座土木结构的三间房子，房檐宽阔，屋顶高翘，西侧伸出“一头沉”，全然是北山一代的建筑风格。这座有着年代感的房子，与周边贴瓷砖的楼房和加彩钢瓦、粉饰一新的房子迥然不同，好似一个不起眼的人，安于现状，屈尊于人群中。这朴素得毫不起眼的房子，在时尚新颖的反衬下，又显得那么突兀，引人注目，招人驻足。木制的门扇上，斑驳、少色的门神依稀可辨。四四方方的院子一侧，竖着一个用土坯垒起的厕所；远端，横着一溜儿没有硬化的泥土路面，两边各栽一棵银杏树苗，位置前后错落。

我站在陈仓老家门前，仔细地打量，趴在门上，想透过一指宽的门缝窥探屋内的秘密，可室内一片漆黑，啥也看不到。我想这座成长了大作家的房子，一定有它的神奇之处；我甚至想，那根根椽缝里，一片片瓦楞上，都蕴藏着诗意又浪漫的情致；那踱步的春风，鸣叫的小鸟，闷声不响的土墙，都是作家笔下那一部波澜起伏的小说、一篇耐人寻味的散文或一首空灵奇崛的诗歌中最美妙的注脚。他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季风月，都成了深刻的诗行。我认真地翻读着这里的一棵树、一叶草、一片云或一根柴火，眺望四周云天，感受这里的日月星辉，我试图从这些与陈仓有关的东西中，探寻文学的密码，这些淳朴又熟悉的乡土气息，顿时闪烁着熠熠的诗意光芒。

塔东坪的土地，一片连着一片，给人沃野千里之感。这里的人们是朴素且敬畏自然的，那垒起的洋芋行行，像作家笔下的美丽诗行，又似女人手中的芊芊针线，不荒废，不背离，把庄稼当主业，珍惜土地，热爱农事，尊重粮食，顺应天时，人不亏地，老天也不亏人，才有了他们殷实滋润的日子。

我有几个家在塔东坪的朋友，从这一片土地上走出的人们，都是英雄，是令人尊重和爱戴的，尽管他们如今已很少回家，甚至父辈也

与老家有了距离上的隔膜，但他们的根脉在这里，是这里的水土、作物、空气、粮食和民俗养育滋润了他们。他们的骨子里，是永不更改的塔东坪品性，流淌着的，是塔东坪赋予他们的精神血脉。就像陈仓一样，几乎每篇文章，都以塔东坪为母体，然后洋洋洒洒，写尽铅华，写尽人事，孕育着大背景下枝繁叶茂的中国故事。

离开的时候，风住了。如果再有会，我还会再来塔东坪，看这乡土中国不老的模样！

晨跑

张晓宁

说起晨跑，还得感谢我的发小呢。暑假里，发小多次约我去跑步，我都拒绝了。心想一天忙忙碌碌的，在河堤上走走就行了，真要去跑，还能跑得动吗？离开学校二十多年了，从慢跑过，上个楼梯都气喘。

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到家说学校体育考试，她要早晨跑步，好好锻炼，让我陪她一起跑，我听后很开心地答应了。于是，约上发小一起跑步。

先是去体育场跑。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有，有跑步的、走路的、打羽毛球，也有坐那里目不转睛看着的老人。一对儿母子，母亲四十多岁，儿子二十来岁，边跑边聊。还有一家三口，父母领着女儿一起跑，父亲很有耐心地跟女儿交流着什么，好像在给女儿教跑步的姿势。

那个早晨，是第一次在体育场跑，我跑了四圈。真是累呀！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衣服都湿了，跑第三圈时腿沉重得都抬不起来了，但看到成群结队的，那么多人都在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不能放弃。又跑了两圈。第二天，只跑了一圈双腿就疼得不行，可能是第一天跑得太快了吧。发小在旁边一直鼓励，说万事开头难，坚持就是胜利，我才坚持了下来。

从此，我每天早晨坚持在体育场跑六圈，走四圈。晨跑，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每天都期待着，盼望着。晨跑，也让我有了实实在在的收获。过去上三楼都气喘，自从跑步锻炼后，上六楼感觉都很轻松。这也让我有了新的感悟：人到中年，这事那事的，让人身心疲惫，总觉得锻炼身体是很奢侈的事，现在想来，人最不能战胜的就是自己呀！

突然有一天，我的晨跑改变了地方，每天早晨沿着丹江河堤由东往西跑，这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早晨，望着蔚蓝色的天空，呼吸着丹江河畔新鲜的空气，听着丹江河的流水声，滨江公园里小鸟的问候声，一下子神清气爽，心旷神怡。时常，会看到鸭子在水里自由自在地嬉戏，不一会儿，就钻到河里去钻出河面游到岸边。我总觉得它是给我们晨跑的人表演呢！

有时还能看到日月同辉。天空从蓝色慢慢变成红色，月亮渐渐退去，太阳从云中撕出一条金边，天地共色，日月同辉。太阳冉冉升起，河面如镜子般映着，天空一片金红，一层一层的云被染出了不一样的色彩。我知道，新的一天开始了，充满了光明，充满了希望，初升的太阳，给万物带来生机，给人们送来温暖，大自然真美好！不由得停下来，用手机拍下这一刻的美景。

生命在于运动。晨跑不但能锻炼身体，还放松心情。让我和小城一块迎接新的每一天，让我深深地体会22℃商洛的美好。

晨跑，让我改变了自己，懂得做任何事都贵在坚持，不管遇到多大艰难险阻，都要坚持下去，持之以恒，不退缩，不动摇。

商洛山

(总第2441期)

刊头摄影 阮世喜



收蜂

方声芝

一大清早，听到爹娘在打扫蜂窠，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想要近距离一睹蜂窠内的情状。娘递手机给楼梯上站着的爹，爹给拍了高清的图片，蜂窠内已有十几匹整齐排列的蜂列，我惊叹于蜜蜂的勤劳与智慧。一番勘察后，爹预言蜜蜂今天可能要分窠。

把分窠出去单过的一大批蜜蜂收回来的过程叫“收蜂”，听娘说收蜂是件很神圣、虔诚的事情。我趁让爹给我科普蜜蜂分窠的知识，大体理解的意思是，老蜂窠里的蜜蜂数量太多，有好几个蜂王长大了要分家另起炉灶，我说就是“蜂王起义”吧，爹说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中午，我们正围桌吃饭时，娘进来喊爹说蜜蜂要分窠了，让爹做好准备收蜂，我放下碗筷跟了出去，想要见证这神奇的时刻。只见空中一大群蜜蜂四散飞舞，盘旋在蜂窠旁边的枇杷树顶上，嗡嗡嗡嗡，黑压压一片，似千军万马，蜂窠的门口也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蜜蜂，爹说这是剩下的蜜蜂在封门，

不让跟新蜂王出去的蜜蜂再回来，强行回来的蜜蜂搞不好还会引发一场战斗，我说那不就是惩治叛徒的做法嘛！心里惊叹它们是怎么分得清清楚楚些是“守军”哪些是“叛军”的。

爹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一边抓大把的土粒朝高处飞散的蜜蜂撒去，我想这样操作的目的，是让撒土是我想让蜜蜂落得低一些，太高了无法收蜂，说来奇怪，在爹一遍遍碎碎念“蜂王落地”的召唤下，枇杷树顶的蜜蜂真的盘旋低飞，变成一条线似的飞往屋前坎沿，落在一棵树的根部，紧紧簇在一起形成一个篮球大的蜂团。这停留的位置虽然很低，可是却在峭壁上，手够不着，周边也没有可以落脚的地儿。这却没有难倒聪明的爹，经过一番勘察，爹想来办法，把梯子架在蜂团旁边的两棵树间，梯子的两头用绳索在树上固定，虽然做好了安全防护，看起来还是很危险。我一边记录，一边叮嘱爹注意安全。爹蹲在摇摇欲坠的梯子上，把涂了蜂蜜的柴蒿慢慢靠近蜂团，

嘴里念着“蜂王上，蜂王上……”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爹保持着这个姿势不变，只是偶尔小心翼翼地替换一下手，眼看着柴蒿上的蜜蜂越来越多，聚成一大团，像是被吸在上面一般，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我发现蜜蜂又躁动起来开始四散，爹说：“不好，要跑。”担心我被蜂群攻击，爹叮嘱我赶紧躲开，我慌乱学着爹的样子往高处撒土，却遗憾地看着蜂群渐渐飞远。

爹一路小跑跟着蜂群，看着蜂群停留在几十米开外的另一棵树下，爹回来拿收蜂的工具——柴蒿和一把艾草捆，我又跟了去。相比上一次，这次蜂团停留的位置便于收蜂，爹先用刀小心地砍除蜂团四周的障碍，寻找最佳的收蜂位置。爹蹲在地上，柴蒿罩上蜂团的时候，有好一会儿蜜蜂都没有靠近，我捏着一把汗，爹说：“不要急，慢慢就上来了。”果然，耐心等待一阵后，大批的蜜蜂像是得到了命令，快速向柴蒿聚集，眼看着蜂团渐渐变大，足足有好几斤重，我能感觉到爹单手

举着柴蒿很吃力。终于，全部蜜蜂都成功被召回，爹举着这一大簇的成果，小碎步慢慢地往回走。爹说，蜜蜂通人性，不必害怕，蜂团轻轻触摸上去软绵绵的，像绸缎一样丝滑，我到底没敢尝试，不是害怕被蜜蜂蜇了，主要担心会吓跑了蜂团，辜负了爹两个多小时的辛劳。

收回的蜂终于安安稳稳放回新的蜂窠里，爹累得气喘吁吁。七十多岁的老人，这样劳动下来，怎能不累呢？目睹爹收蜂的过程，我感慨平时喝的蜂蜜里，不仅有蜜蜂的辛劳，更有爹的一片心意！希望我能喝好多好多年自家的蜂蜜，也希望蜜蜂在这烂漫的春光里，采花酿蜜，劳而有获。



百姓故事